歷代通鑑纂要

卷八十四　宋寧宗下
卷八十五　宋理宗上

起宋寧宗嘉定元年
至寧宗嘉定十七年

嘉定元年。王柟還自汴。以韓侂胄蘇師旦首畀金
柟至汴。請依靖康故事。世為伯姪之國。增歲幣為
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後。
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柟言奏于金主璟。璟命
匡移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會錢象祖以誅
韓侂胄移書喻金帥府。和議始決。遣柟持書求函
侂胄首以贖淮南。柟還言于朝。詔百官議吏部尚
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究已斃之首。又

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兩淮。仍以侂
胄及師旦之首。付王柟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
金人来歸大散關及濠州
王柟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金主受之。百官上
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
漆其首藏于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遣使来
召丘宻同知樞密院事。未至卒
宻儀狀貌傑。機神英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
願為猛將以滅敵。其忠義蓋天性也

以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院事
鑰持論堅正。忤韓侂胄意。奉祠累年。機初為太常
少卿。侂胄開邊。機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難
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柰何。鄧友龍曰。不逐
此人。則異議無所囬。遂斥外。及入樞府。時干戈甫
定。信使往来。機裨賛之功為多。尤惜名器。守法度。
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
金遣使来。和議成
下詔以和議成諭天下
吕氏中曰。和戎。國家之不得已也。然必有以折其

氣。而後可以要其成。今嘉定之和。虜有求於我歟。我有求於虜歟。彼欲得權倖之首。則與之。彼欲增歲幣之數。則與之。屈已而和。皆由於我。犬羊巧詐。寧無易我之心乎。未及數暮渝盟犯順。然則和議詎可恃邪

以錢象祖。史彌遠。為左右丞相

金主璟卒。衛王永濟立

贈趙汝愚太師沂國公

謚忠定。後追封福王

錢象祖罷

二年 金主永濟大安元年

起復右丞相史彌遠

彌遠以母憂歸治喪。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訪

蒙古入靈州。夏主安全降

夏自是益衰

三年。婁機罷

機立朝能正言。好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至是以老罷

蒙古侵金

金主永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金使曰。新君為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嗤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邪。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永濟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為備。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

四年。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

初金納哈買住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釁。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金主始恐釋買住而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求和。蒙古主不許

遣使如金。不至而還

賀生辰也。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還。尋詔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飭邊備

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頊立

蒙古攻金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棄城遁。金西北諸州皆降蒙古

金獨吉千家奴完顏胡沙至烏沙堡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及烏月營蒙古主乘勝破白登城遂攻西京胡沙虎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遁去蒙古主遂取西京及桓撫州復遣其子三人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昌平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灤南至清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于蒙古金兵禦蒙古敗績于會河蒙古遂入居庸關大掠而去

蒙古主既破撫州休士牧馬將遂南向金主復命招討使完顏九斤監軍完顏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以備胡沙率重兵為後繼蒙古主聞之進兵于獾兒觜九斤遣麾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主遂與九斤等戰金兵大敗蒙古乘銳而前胡沙畏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金兵又大敗胡沙僅以身免蒙古兵乘勝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蒙古遊奕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損折頗多遂襲金群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

止

金以徒單鎰為右丞相。紇石烈胡沙虎為右副元帥。鎰為上京留守。聞中都戒嚴。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之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尚書右丞相

胡沙虎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荊關殺涞水令。至中都。金主皆不問。以為右副元帥。胡沙虎益無所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宣德。金主與之三千。令屯嬀川。胡沙虎不悅

金益都楊安兒兵起

初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粥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泰和中金人南侵。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命州縣招捕之。安兒時為群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薄中都。詔招鐵甩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為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邊。安兒至鷄鳴山不進。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劫州縣。殺掠官吏。山東大擾

五年 金崇寧元年

安南王李龍翰死其壻陳日燇襲主國事
龍翰卒。子昊昷嗣。尋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其壻陳日燇因襲取之。李氏自公蘊八傳。凡二百二十餘年而易姓
雷雨。太廟屋壞
權直學士院眞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警。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已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已安議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養安逸為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福祐永臻而立昇王珣自為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

六年（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珣貞祐元年）
金主永濟復以紇石烈胡沙虎為右副元帥。胡沙虎

先是胡沙虎有罪。放歸田里。至是復用。使將兵屯燕城北。徒單鎰切諫。不聽。胡沙虎與其黨謀作亂。會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謀反。奉詔入討。使其黨徒單金壽召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胡沙虎遇之於馬上手刃殺之。胡沙虎至東華門。護衛斜烈乞兒等納之。胡沙虎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邸。遣兵二百錮守之。胡沙虎欲僭位。猶豫不決。以鎰人望。乃詣訪之。鎰從容謂曰。翼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弒金主於邸。遣徒單銘等迎昇王珣于彰德。九月。至燕。即位。立其子守忠為太子。追廢永濟為東海郡侯。後追復衛王。謚曰紹

蒙古大敗金將术虎高琪于懷来。進圍燕。高琪還殺胡沙虎。金主以高琪為左副元帥

蒙古兵至懷来。金术虎高琪拒之。敗績。蒙古乘勝圍中都。方蒙古兵至阜河。欲渡高橋。胡沙虎病足。

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胡沙虎創甚不能出。期高琪以糺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胡沙虎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胡沙虎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出戰。大潰。自度必為胡沙虎所殺。乃以糺軍入中都。圍胡沙虎之第。胡沙虎聞難。登後垣走。衣絓墜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詣闕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胡沙虎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為左副元帥蒙古分兵扼金河北河東諸州郡

蒙古主留怯台及哈台屯燕城北。分降人楊伯遇劉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并韓鞏兵為三道。命其子三人為右軍。循太行而南。別將薄察等遵海而東。自將與子拖雷由中道。自大口以逼中都。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廬焚燬。城郭丘墟

七年。金以其故主永濟之女歸蒙古。及蒙古平蒙古主還屯燕城北。諸將請乘勝破燕。蒙古主不從。遣使諭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為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復迫汝於險。天其謂

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殆我諸將之怒邪。
金丞相高琪言于金主。當決一戰。完顏承暉曰。不可。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為之計。金主然之。遂遣承暉求和。蒙古主欲得其公主。金主乃以東海郡侯少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三千與之。
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關。取所虜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金主以蒙古既和。大赦其國內
金主珣徙都汴。扈衛乱軍叛降蒙古。蒙古復圍燕
金主以國蹙兵弱。財匱乏。不能守中都。乃議遷于汴。金平章政事都元帥完顏承暉。左丞抹撚盡忠。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為款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金主至良鄉。命扈衛乱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官。乱軍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帥素溫。而推斫答比涉兒札剌兒。三人為帥。遣使乞降于蒙古。
蒙古主遂遣明安援斫答。合其兵圍燕京
罷金歲幣
時金人屢遣使来督歲幣。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絕之。其畧曰。女真以鞮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鞮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

得廉。廉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絶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為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脩政事。屈群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飾戍守者。自立之具。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患。以苟安為志嚮。則國勢日消。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

金濰州李全兵起

全濰州北海農家子。權譎善下人。弓馬趫捷。能運鐵鎗。人號李鐵鎗。開禧中。戍拱嵗結之以復連水。金主遷汴。賦斂益橫。河北山東遺民。保砦阻險。群聚為盜。寇掠州郡。皆衣紅衲襖以相識。時目為紅襖賊。全與仲兄福亦聚數千。鈔掠山東

八年。金主遣兵救燕。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大潰。中都留守右丞相完顏承暉自殺。蒙古遂入燕。

時金中都被圍既久。完顏承暉以抹撚盡忠久在軍旅。悉以兵付之。而自總持大綱。又遣人以蠟寫奏告急。金主命左監軍永錫。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軍。御史中丞李英運糧。行省孛术魯調遣繼發。以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永錫軍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即起還第。辭家廟。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仰藥死。家人匆匆痤庭中。是日暮。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紿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盡忠至汴。金主釋不問。仍以為平章政事。未幾。以謀逆伏誅

蒙古攻金潼關不克遂自嵩山趨汴金人敗之乃還

蒙古主遣三哥扳都帥萬騎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蒙古兵至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還至陜州金主遣使求和蒙古主欲許之謂撒沒喝曰譬如圍塲中獐麃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兎盍遂舍之撒沒喝恥於無功不從遣人謂金主曰若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為王議遂不成

復遣使如金

賀正旦也刑部侍郎劉燁等及太學諸生上章言其不可不報

以真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

德秀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四曰道学諛之言不可聽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繫分故臣於篇終反覆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九年蒙古克金潼關

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國勢日衰

十年金興定元年

金人分道入寇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方李珏董居誼飾兵禦之

初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為淮南招撫使遂有南侵之謀術虎高琪復勸金主侵宋以廣疆土金主始猶不然至是命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帥師南侵朝廷聞之詔趙方李珏董居誼禦之先是金右司諫許古上疏請遣使與宋議和則韃靼聞之亦將歛跡不宜用兵以益敵平章政事胥鼎亦切諫南侵有六不可高琪不從

趙方遣統制扈再興鈐轄孟宗政等救棗陽金人敗走

金人犯襄陽棗陽方語其子范蔡曰朝廷和戰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爾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統制扈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等禦之金人来自圍山再興等分三陳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聞捷大喜以宗政權知棗陽

軍

詔伐金

詔畧曰。犬羊跨我中原。天厭久矣。狐兎失其故穴。人競逐之。若能立非常之勳。則亦有不次之賞。遂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從趙方之請也

李全率衆來歸。詔李珏等節制京東忠義軍

知楚州應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時頻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敕珏等節制。給忠義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輳連水。李全等生羨心焉

蒙古以木華黎為太師。經畧山南

蒙古主以木華黎有佐命功。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賜誓券金印。分弘吉剌等十軍。及蕃漢諸軍。並隸麾下。建行省于燕雲。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之南。卿其勉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

十一年。金人圍東陽。子孟宗政擊敗之

宗政權棄陽築堤積水。脩治城堞。簡閱軍士。至是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

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忽甚。周城開濠。撻兵列濠外。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金主珣遣使乘求和。不納。遂使其太子守緒會兵入寇

金主欲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為詳問使。至淮中流。不納。乃去。由是和好遂絕。金主以僕散安貞為左副元帥。輔太子守緒南侵

十二年。金人復大舉圍棗陽。趙方使知隨州許國等率師攻唐鄧以救之

完顏訛可圍棗陽。斬其外。繞以上城。方命國及扈再興引兵分道出攻唐鄧。又命其子范監軍。葵為後殿

以曾從龍同知樞密院事。任希夷簽書院事

希夷嘗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為禮部尚書。以朱熹。張栻。呂祖謙。皆已賜謚。而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四人為百代絕學之倡。尚未贈謚。乃上言乞定議賜謚。朝廷從之

金人寇淮西。知楚州賈涉使李全救却之。詔加全廣

州觀察使
金人圍安豐軍及滁濠光州遂分兵犯麻城石磧
全椒来安天長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悉
閉金遊騎數百至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時涉以
淮東提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遣陳孝忠向滁
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楊德廣趙滁
濠李全福要其歸路李全進至渦口與金左都
監紇石烈牙吾荅駙馬阿海連戰于化湖陂殺金
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全追
擊之復敗之於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淮
東初涉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者賞
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全因致所得金牌于
涉云殺駙馬阿海所獲者涉請于朝乞如約授賞
遂授全廣州觀察使而阿海實不死也
興元卒張福等作亂陷利州聶子述走保劒門福遂
掠閬果
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以紅巾為號入利州聶
子述退保劒門檄安丙子知果州癸仲兼節制軍
馬任討賊之事癸仲召汚州都統制張威等帥兵
来會福等殺總領財賦楊九鼎遂掠閬果州

復以安丙為四川宣撫使
張福等作亂。四川大震。張方。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使。事乃定耳。李壁。李燾。亦以國事勉丙。丙乃至果州。會詔丙為宣撫。知興元府。利州路安撫使。民心始安

金築汴京裹城
初。术虎高琪請脩南京裹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既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覺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金主一日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為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鼎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

安丙討張福誅之
福衆薄遂寧。權府事程遇孫棄城走。福入遂寧焚其城。遂入普州。守臣張已之棄城走。福屯于普州之茗山。安丙自果州如遂寧。下令諸軍合圍。絕其樵汲之路以困之。張威兵至。福窮請降。威執之以獻于丙。丙命臠其黨王才以祭楊九鼎而誅福。既

而張威捕莫簡及賊衆一千三百餘人誅之。紅巾賊悉平。丙班師。還治于利州

孟宗政扈再興合擊金人于棗陽。大敗之。追至鄧州而還

金頴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扈再興還。剋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灘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

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翔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

金張林以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詔以林為京東安撫使

益都府卒張林據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歸附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自齊州還。薄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己猶豫未納。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驩。謂得所託。置酒結為兄弟。全既得林要領

附表奉青苔。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十二郡
版籍來歸。表辭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
之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無京東總
管
趙方使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帥師分道伐金
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
遣再興等帥師六萬分三道而進。戒之曰。毋深入。
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
蒙古攻高麗。降之
蒙古兵襲叛人于契丹。經高麗之境。高麗人洪大

宣降。且為鄉導。共攻其國。國王暾降。自是交通使
命往來不絕
十三年。金封經畧使王福等九人為郡公。分河北山
東地以隸之
初太原為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
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計。翰林承旨徒單鎬等十
六人謂制兵有三。曰戰。和。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
欲和。則彼不肯。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
一槩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南陝西。不願
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移剌光祖等謂

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
即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即授以長佐。必能各
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伯
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衆守
土。雖三公何惜。金主從之。乃封王福。移剌衆家奴。
武仙。張甫。靖安民。郭文振。胡天作。完顏伯開燕寧。
為公。皆無宣撫使。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斂
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除已畫定所管州
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同時九府
財富兵強。唯武仙耳

金使人如蒙古求和

金使烏古論仲端如蒙古求和。呼蒙古主為兄。蒙
古主不允

太子詢卒

謚曰景獻

金恒山公武仙以眞定降蒙古。木華黎以史天倪權
知河北西路兵馬事。仙副之

木華黎至滿城。使蒙古不花將輕騎三千出倒馬
關。武仙遂舉城降。史天倪說木華黎曰。今中原已
粗定。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

意。且王為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為乎。木華黎善之。即下令禁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

蒙古遣使如金

蒙古主遣塔忽報金。請烏古論仲端曰。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念汝遠來。河朔既為我有。關中數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今汝主為河南王。勿復違也

十四年。金會兵于蔡州入寇。陷黃蘄州。引還。扈再興李全追擊敗之

初金人寇蘄。知州李誠之百計禦之。會黃州失守。金人併兵攻蘄。城始陷。誠之并其妻子官屬皆死之。金兵退。再興邀擊于天長。敗之。及渡淮北去。全又大敗之

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

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於是立貴和為皇子。以貴誠為秉義郎。貴誠初名與苫。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瓘之子也。母全氏。家于紹興山陰縣。初慶元人余天錫為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靖

惠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為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来。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為丞相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之。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命召二子来。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泄不便。遂使復歸。保長大慙。逾年。

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来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于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為皇子。乃補與莒秉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

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

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卒。人皆思之。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方守襄漢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通制總司為一家。許國之忠。應變之畧。

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而
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晹。游九功輩。皆扳
為大吏。扈再興孟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
死力。卒為名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
憂

立宗室貴誠為沂王後

貴誠凝重寡言。潔修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
語。貴誠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歛容。彌
遠益異之。至是立為沂靖惠王後

四川宣撫使安丙卒。詔以崔與之為四川制置使。盡

護蜀軍

丙在四川。以攻為守。威功甚著。朝廷賴之。及卒。詔
與之盡護四蜀之師。與之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
人悅服。軍政復立

張林叛降蒙古。木華黎以林行山東東路都元帥李
福自膠西逃歸

李全既併將漣水忠義。益驕悍輕朝廷。及遊金山
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全。大
合樂以享之。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
若等一到。始造舠艚舟謀爭舟楫之利焉。膠西當

登寧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乃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于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分場。福怒曰。若背恩邪。待與都統提兵取君頭耳。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歸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請降于蒙古。未華黎以林行山東東路益都滄景濱棣等州都元帥府事。福狼狽走還楚州。林猶遣

賈涉書。言非已叛。實由李福也

遣使如蒙古

通好也。蒙古尋遣使來報

十五年 金元光元年

春正月。朔。受恭膺天命寧于大慶殿。大赦

初鎮江都統翟朝宗得璽於金師獻于朝。既而趙拱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喜。受之行慶賀禮。大赦。賈涉遣書彌遠。謂天意隱而難知。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彌遠不懌

進封子紘為濟國公。以貴誠為邵州防禦使。
紘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紘。而厚撫其家。使瞷紘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紘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紘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紘而紘不知。眞德秀時無宮教。諫紘曰。皇太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紘不聽。一日彌遠為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於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無魏惠憲王府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為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之謁彌遠。即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

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乃
日媒蘗竑之失言于帝。覬帝廢竑立貴誠。而帝不
悟其意
長星見西方
蒙古耶律楚材謂其主曰。女眞將易主矣
以李全為保寧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副使
初全有戰功。史彌遠欲加全官。賈涉止之。及加節
鉞。涉嘆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
將至於不可勸邪
蒙古鐵木眞入西域。屠蔑里城。滅回回國。大掠忻都

而還
先是蒙古主遣子术赤。察合台。窩闊台。拖雷分攻
斡脫羅兒玉龍傑赤等城。而自將攻迭里密及班
勒訖城。皆克之。遂圍塔里寒寨拔之。進薄回回國。
其王委國而去。蒙古主遂進次于忻都國鐵門關。
侍衛見一獸。廉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
之曰。汝君宜早回。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
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
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
此數國人命。實無疆之福。蒙古遂大掠忻都而還

十六年。蒙古木華黎死于解州

木華黎自河中帥師還至解州聞喜縣疾卒。年五十四。木華黎雄勇善謀。與博爾朮。博兒忽。赤老温。俱以忠勇事其主。號為撥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四八之子孫。皆領宿衛。號四怯薛。出官則為輔相馬

以許國為淮東制置使

初淮西都統許國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疏全姦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鬻也。遂易國文階為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楚州。命下。聞者驚愕。淮東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閫。及聞國用。乃注釋國疏以寄全。全不樂

金主珣卒。子守緒立

蒙古攻夏。夏主遵頊傳國于其子德旺

十七年 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

召崔與之為禮部尚書。以鄭損為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拜

與之治蜀。將士輯睦。府藏充實。至是以疾歸廣州。蜀人肖其像祠焉

金使人来請和

金主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既而復遣樞密判官移剌蒲阿率兵至光州。榜諭軍民。更不南侵

秋。閏八月。帝崩。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更名昀。尊皇后為皇太后同聽政。封皇子竑為濟王。出居湖州

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閏月丁酉。帝崩。帝在位三十一年。年五十七歲。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昀入宮見后。

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樞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即赴。彌遠亦引竑至樞前舉哀畢。引出。惟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乃竑即位。竑以為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閤門宣贊呼百官拜賀。竑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為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竑為濟王。出居湖州

史臣曰。寧宗恭儉守文。初年以舊學輔道之功。召用宿儒。引扶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胄。內畜羣姦。指正為偽。外挑強鄰。流毒淮甸。函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史彌遠擅權。幸帝耄荒。竊弄威福。至於皇儲國統。亦得乘機伺間。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

臣等謹按濟王之賢。先朝所屬。史彌遠忌其英明。陰圖廢立。倉卒之間。奪此與彼。神器之授受。成於彌遠一人之私謀。太后不能主。公卿不敢爭。而濟王卒以冤死。是尚可以為國乎

召傅伯成為顯謨閣學士。楊簡為寶謨閣學士。辭不至

史彌遠欲收衆望。勸帝褒表老儒。遂召傅伯成。楊簡。及柴中行。俱奉朝請。伯成。簡。辭不至

以眞德秀直學士院。魏了翁為起居郎

初以德秀。及禮部侍郎程珌。吏部侍郎朱著。並無侍讀。工部侍郎葛洪。起居郎喬行簡。宗正少卿陳貴誼。軍器監王暨。並無侍講。尋又以德秀直學士院。召魏了翁為起居郎。德秀之為起居舍人。無宮講也。言事不避權貴。且懷懷於復讐。知史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士。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為從官者。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本。帝開納之。了翁當開禧初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請開邊事。以親老出知嘉定府。尋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為潼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趨向。朝廷從之

追封希瓘為榮王。以其子與芮襲封奉祀

帝追封所生父希瓘為榮王。生母全氏為國夫人。而以弟與芮嗣之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八十四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八十五

起宋理宗寶慶元年至理宗紹定六年

理宗皇帝

寶慶元年。湖州潘壬起兵謀立濟王竑。竑討平之。史彌遠矯詔殺竑。追貶為巴陵郡公

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謀立濟王意於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應接。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衆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結束如全軍狀。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

號泣不從。壬等彊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僞為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罪。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壬。壬變姓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壬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壬至楚將渡淮。為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竑。詐言竑有疾。令余天錫召醫入湖州視之。天錫至諭旨。竑遍竑繇于州治。以疾薨聞。尋詔追貶為巴陵郡公。改湖州為安吉州。起居郎魏了翁。金部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寃。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入對。因曰。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卹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為然

胡氏一桂曰。宋一代家法最正。諸后最賢。傳授最

明。自理宗之立。濟王之死。而後所謂家法之正。后德之賢。傳授之明。遂掃地矣。然理宗之立。實出楊后彌遠之計。非若隋之楊廣。必欲廢兄而奪其位也。故猶相傳五十年而後亡。噫。天之為德。其明矣乎

李全作亂焚楚州。許國走死。以徐晞稷為制置使撫之

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賞十損八九。全自青州致書于國。國誇于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畧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故留青州。國不能致。乃數致厚餽邀全還。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遂還楚州。上謁賓贊戒全曰。節使當庭參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為止。全怒。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既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為禮。因會集間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全往青州。遣慶福還楚為亂。欲快意於國。計議

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我豈文儒不知兵者耶。夢玉懼禍及。求撤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使欲圖汝。兩為自結之計。及是國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庭。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顙。流血蔽面而走。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縋城走。明日國繼于途。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事含忍。以徐睎稷嘗倅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授睎稷制使。令屈意撫全。全聞國死。自青州還楚。上表待罪。朝廷不問。睎稷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庭下。睎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睎稷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

太后以疾罷聽政

李全襲彭義斌于恩州。義斌敗之

許國既死。李全牒彭義斌軍聽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讎。乃斬齎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全攻恩州。義斌出戰。全敗走。劉慶福引兵救全。又敗。全退保山峒。義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

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知揚州
趙范亦以為言。史彌遠令諭范無出位專兵。各享
安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彌遠不聽
加史彌遠太師。封魏國公
彌遠辭太師。許之
彭義斌圍東平。嚴實請和。義斌徇眞定。實以蒙古兵
來襲。義斌死之。京東州縣盡陷
義斌既克山東。復納李全降。兵勢大振。遂圍東
平。嚴實潛約蒙古將孛里海合兵攻之。兵久不至。
城中食盡。乃與義斌連和。時實衆尚數千。義斌不

之奪。七月義斌下眞定。與孛里海等軍相望。義斌
分實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知勢迫。即赴孛
里海軍與之合。遂及義斌戰于內黃之五馬山。義
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卒畧其後。遂擒義斌。說之降。
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為他臣屬邪。遂死之。
於是京東州縣復為實有
竄大理評事胡夢昱于象州
夢昱上書言濟王不當廢。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
史李知孝劾之。除名竄管而卒
贈張九成官爵。錄程順後

帝以九成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贈太師追
封崇國公九成研思經學多所訓解尋又詔求程
顥後得四世孫源以為籍田令
以梁成大為監察御史罷直學士院真德秀金部員
外郎洪咨夔
時論濟王事者衆史彌遠患之成大以知縣秩滿
待選諂事彌遠家幹者萬昕昕一日言真德秀當
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昕為達其語遂
擢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為彌遠鷹犬凡
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於是給事中王埜
等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莫澤等繼劾之遂命提
舉玉隆宮咨夔亦言濟王冤成大等復交劾之鐫
二秩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
以李知孝為右正言
知孝附史彌遠而忌真德秀魏了翁之鯁直乃上
疏陰詆德秀了翁遂進拜右正言
貶魏了翁官居之靖州罷真德秀祠禄
胡夢昱貶時魏了翁出關餞之李知孝遂指了翁
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畏公議外示優禮改權
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出知常德府越二日

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德秀奏劄詆誣。詔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章閣待制。罷祠。李知孝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正典刑。梁成大亦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為罪大罰輕。德秀狂僭悖謬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為已甚。乃止。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

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

既歸浦城。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

二年。贈陸九齡等官。賜謚。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後詔贈陸九齡直祕閣。謚文達。沈煥直華文閣。謚端憲。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子孫官各有差。九齡撫州金溪人。幼顙悟端重。秦檜當國。程氏學廢。九齡獨尊其說。張栻嘗與講學。期以任道之重。呂祖謙嘗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九淵。九齡弟。生而顙異。與其兄自相師友。學者稱為象山先生。卒謚曰文安。九淵嘗與朱熹會于鵝湖。辨論多不合。及

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
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其次兄九韶。亦
學問淵粹。人稱為梭山先生

建昭勳崇德閣

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
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魯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
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陳康伯。史浩。葛邲。後
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圖形其上

夏主德旺以憂卒。弟子睍立

蒙古主入夏城邑多降。德旺憂悸而卒

徐睎稷罷以劉瑾為淮東制置使

朝廷聞李全為蒙古所圍。稍欲圖之。以睎稷畏懦
謀易帥。劉瑾雅意建閫。使鎮江副都統彭忬延譽。
忬亦垂涎代瑾。從吏尤力。故以瑾代睎稷。忬代瑾
知盱眙

盱眙忠義夏全作亂。逐劉瑾。以衆降金

瑾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盱眙四總管。惟以鎮江
兵三萬自隨。夏全請從。瑾素畏其狡不許。彭忬自
以資望視瑾更淺。曰。瑾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
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

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晷不往赴事會。夏全忻然帥兵徑入楚城。瑋駭懼。時傳李全已死。李福欲分兵赴青州。瑋令夏全盛陳兵楚城。李全妻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反與福謀逐瑋。遂圍楚州治。時瑋精兵尚萬人。瞥東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瑋暮歸李全營。楊氏拒之。全恐楊氏圖己。因大掠趨盱眙欲為亂。盱眙將張惠范成進閉城門。夏全不得入。狼狽降金。朝廷聞之大恐。瑋自劾。未幾死三年。以姚翀為淮東制置使

朝廷以姚翀嘗與李全交驩。故命之。翀至楚城東。艤舟以治事。聞入城見李全妻楊氏。用徐晞稷故事而禮過之。楊氏許翀入城。翀乃入。寄治僧寺中。極意娛之

贈朱熹太師信國公

熹先謚曰文。至是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治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踰月。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

紹定中。改封徽國公

李全以青州降蒙古

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其黨救已。曰。譬如為衣。有身愁無袖邪。今北歸未必非福。全乃降于蒙古

楚州忠義李福作亂。逐姚翀。詔以統制楊紹雲兼淮東制置使。改楚州為淮安軍

劉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為厲階。懷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贖罪。福知之。亦謀殺慶福。於是二人互相猜忌。一日福偽稱疾不出。慶福往候之。福乃躍起拔刀傷慶福。左右殺之。福以慶福首納于姚翀。翀大喜。時楚州自夏全之亂。儲積無餘。綱運不續。賊黨藉藉謂福所致。福畏衆怒。與李全妻楊氏謀召廸撥降未下。六月。福乘衆怒。與李全妻楊氏謀召翀飲。翀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兵欲害翀。翀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鬚髮。縋城夜走歸明州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其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為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驀州

然

臣等謹按宋至南渡偏安一隅惟恃長江之險以為固而淮則江之蔽也故欲守江必先守淮今以淮不能守而視之如羈縻州然則是自撤其藩籬我所恃以為險者固已與敵共之矣國何以為國乎此宋之所以終不競也

蒙古鐵木真滅夏以夏主睍歸張林等歸淮安討李福斬之

李全之黨以贍軍錢糧不繼屢有怨言全將國安用閻通張林邢德自謂嘗受朝廷恩中遭全間貳今歸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嘗為全所辱五人相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為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李福及全家福走出邢德手刃之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及全妾劉氏妾稱楊氏以獻遂帥衆趨楊氏雲紹雲馳送臨安傾朝皆喜

詔知盱眙軍彭忬及時青經理淮東忬將張惠等執忬以盱眙降金

時檄忬及總管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使便宜盡戮李全餘黨忬得檄不敢自決請制府及

朝廷處之。朝議以時青望重。檄青區畫。青恐禍及。
密遣人報全于青州。遷延不決。惠成進。以朝檄專
委青而不及已。乃歸盱眙。設燕邀忙乘其醉縛之
渡淮。以盱眙降于金

蒙古以李全行省事于山東淮南。全自青州復入淮
安殺張林

全得時青報慟哭。力告蒙古大將求南還。不許。全
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蒙古大將乃承制
授全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幣。全還
楚州。服蒙古衣冠。楊紹雲聞其至。遂留揚州不還。

國安用殺張林邪德以自贖

金封李全為淮南王。全不受

時全敗完顏訛可于龜山。故也

蒙古兵入關外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三關逃歸

蒙古入京兆。關中大震。復以兵破關外諸隘。至武
階。鄭損棄汚州而遁。於是三關不守。議者乞謹邊
備以防南侵。帝命樞臣采其計

蒙古鐵木眞死于六盤山。少子拖雷監國

蒙古主在位二十二年。卒年六十六。臨卒。謂左右
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

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讎。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搗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廟號太祖。凡六子。長曰术赤。早死。二曰察合歹。三曰窩闊台。四曰拖雷。鐵木眞死。拖雷監國

蒙古入西和州。知州事陳寅死之

蒙古兵薄西和城。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陷。寅謂妻杜氏曰。若速自為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二子及婦俱死。母傍。寅斂而焚之。乃自伏劒死。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

紹定元年

二年

蒙古太宗斡闊台元年

蒙古窩闊台立

窩闊台自霍博之地來會喪。耶律楚材以太祖遺詔召諸王畢會。請立窩闊台。時拖雷監國。諸王意猶豫未決。楚材言于監國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他變。監國乃與諸王奉窩闊台即位于和林東庫鐵烏阿剌里之地

三年。起復趙范趙葵節制鎮江滁州軍馬

范。蓁。皆方之子。時丁母憂求解官不許。乃卒哭俱
復視事

蒙古立十路課稅所

初蒙古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
羣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
木暢茂。以為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
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為耳。誠均定中原地稅
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
絹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何為無用哉。太祖曰。誠
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為之。至是楚材奏立
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悉用士人。楚材因間進
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
治。蒙古主深然之。由是文臣漸進用矣

以李全為彰化保康節度使京東鎮撫使全不受命。
遂罷知揚州翟朝宗

全自還楚。即厚募人為兵。不限南北。知東南利舟
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糴之。留其舵工。以一
教十。厚募南匠。大治舡艚船。自淮口及海相望。時
時試舟于射陽湖及海洋。復以糧少為辭。遣海舟
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欲習海道以覘畿

旬。然以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蒙古者不可缺。故外恭順朝廷。以就錢糧。因以貿貨輸蒙古。朝廷亦以全往來山東。得以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絕。全因縱游說于朝。復請建閫山陽。又欲銷朝廷兵備。乃遣軍士穆椿潛入京師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於是先朝兵甲盡喪。全羅麥舟過鹽城。知揚州翟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戍將陳益棲疆。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據之。朝宗倉皇遣幹官王節懇全退師。全不許。以狀白于朝。朝廷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全不受制命。朝廷為罷朝宗。命通判趙璥夫攝州事。趙范趙葵深以全必反為慮。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納以趙善湘為江淮制置使

李全造舟益急。招沿海亡命為水手。求善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即自轉輸入鹽城以贍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太息。時史彌遠多在告。諸執政又不以為意。獨鄭清之深憂之。力勸帝討全。帝乃以趙善湘制置江淮許便宜從事。然猶有內圖進討。外用調停之說。惟

趙范趙葵兄弟。力請進兵討之
李全寇揚州。趙范趙葵會師擊敗之
全突至揚州灣頭。揚州副都統丁勝拒之。全乃攻
城南門。趙璥夫恐。亟發牌印遁。趙范于鎮江。范亦
刻日約葵。葵帥雄勝寧淮武定彊勇四軍萬四千
赴之。時全引兵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入坐郡
治。盡收其子女貨幣。將趨揚。聞范葵已入揚城。遂
分兵守泰。而悉衆攻揚州。葵親搏戰。全將張友呼
城門請葵出。葵出與全隔濠立。馬相勞苦。問全來
何為。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
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
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
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自是屢戰。全兵多敗。宗雄
武獻策曰。城中素無蓄。且儲蓄為總領所支借殆
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全乃悉衆及驅鄉農凡數
十萬。列砦圍三城。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
舉火為期。夜半縱兵衝擊。殲賊甚衆。全分兵諸門
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明日范出師大戰。獲全
糧數十艘。葵亦戰敗之
詔史彌遠十日一赴都堂治事

立皇后謝氏

后。天台人。丞相深甫之孫也。父渠伯早世。產業破壞。后躬親汲飪。帝即位。議擇中宮。與賈涉女同入宮。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宮。帝不能奪。賈妃專寵後宮。后處之裕如。不以介懷。太后益賢之。帝禮遇日加

四年。趙范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城下。全走死新塘。全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如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吊橋並出為三迭陳以待之。自巳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率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多顧忌。邊陲喜事者贊成之。故全決計反。及趙善湘。趙范趙葵用事。聲罪致討。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大悔。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全槍垂雙拂為號。以告范。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

西。全突闘而前。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寧淮二軍躡之。全趨新塘。制勇軍追及奮長槍亂剌之。全死。餘黨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范葵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州。捷聞。加趙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淮東安撫使。葵淮東提刑。善湘季子汝楳史彌遠婿也。奏請無阻。而善湘亦以范葵進取有方。慰藉殷勤。故能成功

趙范趙葵等收復淮安

趙范趙葵復帥步騎十萬攻鹽城。屢敗賊衆。遂薄淮安城。殺賊萬計。五月。淮安五城俱破。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柵。曳五城餘址。賊始懼。王旻趙必勝。全子才等與賊大戰。又破之。全妻楊氏絶淮而去。其黨烏納欵軍門。趙范許之。淮安遂平

蒙古侵金使速不罕來假道。至沔州統制張宣殺之

初金降人李昌國言于蒙古拖雷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拖雷然之。至是白于蒙古主。蒙古主乃遣拖雷先趨寶雞。速不罕來假道淮東以趨河南。至沔州青野原。統制張宣

殺之。拖雷聞速不罕死。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蒙古主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

楚材奏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户府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為令。蒙古主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物斛文簿。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即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

太廟火

丙戌夜臨安火。延及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祕書省。玉牒所。帝素服減膳。徹樂。詔求直言。藉田令徐清叟上疏乞為濟王置後。以和異氣。帝不省

蜀口諸郡陷于蒙古

四川制置使桂如淵逃歸。詔以李曏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趙彥呐副之。知興元府。初彥呐治西和五年。安丙待之甚厚。崔與之以彥呐大言無實。必誤國事。不可付以邊閫。朝廷不從

五年 金天興元年

以孟珙為京西兵馬鈐轄。屯棗陽

初珙父宗政知棗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二萬餘人。
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衆不服。制置司以珙代海。
珙分其軍為三。衆乃帖然。至是以母憂起復。駐劄
棗陽

蒙古窩闊台使其將速不臺圍金汴京

蒙古主遣速不臺攻汴城。金主召羣臣議所守。有
言术虎高琪所築棗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
於是決計守外城。時京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
百二十里不能徧守。故議以遷避之民充軍。又召
在京軍官假借而用得百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
舊屯兩都尉及衛州義軍凡四萬。并丁壯二萬。分
置四面。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金主命翰林學
士趙秉文為赦文改元。布宣悔悟哀痛之意。指事
陳義。辭情俱盡。聞者莫不感勵。洛陽人至於慟哭

金完顏合達移剌蒲阿引軍援汴。及蒙古拖雷戰于
三峰。大敗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死之

蒙古兵自唐州趨汴京。金二行省自鄧州赴援。蒙
古兵夾擊之。金軍遂潰。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
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乃與陳和尚等以數百
騎走入鈞州。蒙古主攻鈞州。塹其城外。合達匿窟

室中。城破。蒙古兵發而殺之。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嘆血而呼。至死不屈。蒲阿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拖雷欲降之。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為矣

金遣曹王訛可為質于蒙古請和。蒙古退軍河洛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金主乃封荊王守純子訛可為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為質以請和。諫議大夫裴滿阿虎帶為講和使未行。蒙古速不臺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曹王行。蒙古兵併力進攻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為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邪。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速不臺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金主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汴京解嚴。步兵始出封丘門外采

蔬薪

彗出于角

帝避殿減膳撤樂。詔中外臣僚指陳缺失。無有隱諱。諸路監司察守令之貪廉仁暴。及民間利便疾苦以聞

蒙古拖雷死

拖雷生六子。長蒙哥。次术兒哥。三忽覩都。四忽必烈。五旭烈。六阿里不哥

蒙古遣使來議伐金。許之

蒙古再遣王檝來京湖議夾攻金。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為可遂復讎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往報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來歸

金主守緒出奔河北。蒙古速不臺復圍汴京糧盡援絕。勢益危急。金主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遂以右丞相賽不等帥諸軍扈從。參政奴申等留守。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慟。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

無功。若保守無虞。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灑泣。蒙古速不臺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六年。金主守緒濟河。使完顏白撒攻衛州。與蒙古兵戰。大敗。金主走歸德。白撒伏誅

金主遣使徵糧于歸德。總帥石盞女魯歡送糧千五百石至蒲城東。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二百。張布為幄。金主遂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蒙古回古乃追擊于南岸。金元帥賀都喜戰死。金主次于北岸。望之震懼。遣白撒帥師攻衛州。蒙古自河南渡河。白撒遂退師。蒙古史天澤以騎兵踵其後。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白撒棄軍東遁。金主進次魏樓村。猶欲俟蒙古兵至決戰。少頃。白撒至。倉皇言軍已潰。北兵近在隄外。請幸歸德。金主遂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德。翌日。諸軍始聞金主棄師。遂大潰。金主入歸德。遣奉御术甲塔失不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暴白撒罪殺之

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以梁王從恪監國而幽之。自為太師尚書令都元帥。以城降蒙古

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始大懼。金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

師崔立性淫姣。因民洶洶潛謀作亂。時雨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遂勒兵入宮。集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鏞以太后命往召從恪至。以太后詰命為梁王監國。百官拜舞。立自為太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弟倚為平章政事。侃為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遂送款詣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速不臺益喜。始信其實降也

史臣曰。崔立乘時僭竊。犬肆淫虐。其為罪不容誅矣。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啓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

金崔立執其主之后妃及梁王從恪等送蒙古軍。蒙古速不臺殺從恪等。以后妃北還

崔立以天子衮冕后服進于速不臺。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遂以

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梁王。及荊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措等赴青城。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顰楚萬狀。尤甚于徽欽之時。速不臺入汴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

金蒲察官奴幽其主守緒于照碧堂官奴伏誅

先是蒲察官奴作亂。殺左丞相李蹊等。金主以官奴權參知政事。後官奴又襲敗蒙古咸木解軍于亳州。遂真拜左副元帥參知政事。至是勢益暴橫。居金主于照碧堂。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日悲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為此奴所囚耳。於是內侍局令宋珪。奉御女奚烈完出。吾古孫愛實等。密謀討官奴。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飢窘。會蔡息陳賴等州。便宜總帥烏古論鎬餉米四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官奴自亳州還。金主諭以幸蔡。官奴力陳不可。至於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因出號于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奴為無君。諷金主早為計。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

相議事。而令完出伏于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完出從後刺其肋。金主亦拔劒斫之。官奴中創投城下以走。完出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擐甲。完出請金主親撫慰之。於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

蒙古取洛陽金中京留守強伸死之

金主以強伸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授中京留守。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伸知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將見蒙古帥塔察。伸語不遜。兵卒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當代貴汝命。伸不從。左右持使北面。伸拗頸南向。遂殺之

金主守緒走蔡州

金主留元帥王璧守歸德。遂如蔡州。時又雨。朝士扈從徒行泥水中。足脛盡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皂笠。金兎鶻帶。以青黃旗二導前。黃繖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行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諭之。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次亳南。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為之一慟。及入蔡。父老羅拜

於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感泣。金主亦歔欷。遂以完顏忽斜虎為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古論鎬為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參知政事。孛术魯小婁室簽書樞密院事。忽斜虎有文武材。事無巨細。率親為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金主幸秦鞏之志。近侍乂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進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忽斜虎惟深居燕坐。瞑目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頗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脩見山亭為遊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是時從官近侍皆窮乏。悉取給于烏古論鎬。鎬不能人滿其欲。日夕交譖于金主。至以尚食闕供為言。金主怒。遂疎鎬。鎬以被譖憂憤成疾。多不視事

蒙古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

從耶律楚材之請也

金人來乞糧。不許

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今

乘我疲弊。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為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脣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

蒙古塔察兒圍金蔡州。史嵩之使孟珙等帥師會之九月。金主拜天于節度使廳。羣臣陪從成禮。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衆既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圍圍之。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察兒大喜。益脩攻具。斲木之聲聞於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斜虎曰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孟珙得金降人言蔡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十二月。塔察兒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旦珙殊死戰。拔柴潭樓。兩軍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

稱熬為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金主謂侍臣曰。我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為亡國。獨為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縶。或為俘獻。或辱於階庭。閉之空谷。朕必不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以御用器皿賞戰士。殺廐馬以犒將士。然其勢不可為已

以史彌遠為太師左丞相。鄭清之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封史彌遠為會稽郡王。奉朝請。彌遠尋卒

彌遠拜左相一日。以疾求解政。詔彌遠有定策大功。勤勞王室。宜加優禮。於是授保寧昭信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封會稽郡王。奉朝請。越八日而卒。彌遠為相凡二十六年。用事專且久。權傾內外。初欲反韓侂胄所為。故收召賢才老成。布於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儉壬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立己。唯言是從。故恩寵終其身

刑部侍郎梁成大等有罪免

時成大權刑部侍郎。有旨黜之。刑部尚書蕭給事中莫澤。論成大暴狠貪婪。苟賤無恥。既而臺臣交劾莫澤貪淫忮害。工部尚書李知孝侵欲無厭。皆罷之。蓋三人皆黨附史彌遠。排斥諸賢。而成大尤心術嶮巇。凡可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為之。四方賂遺列置堂廡。遵守賓客觀之。欲其效尤。雖知孝亦鄙其為人。至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卒皆貶死。天下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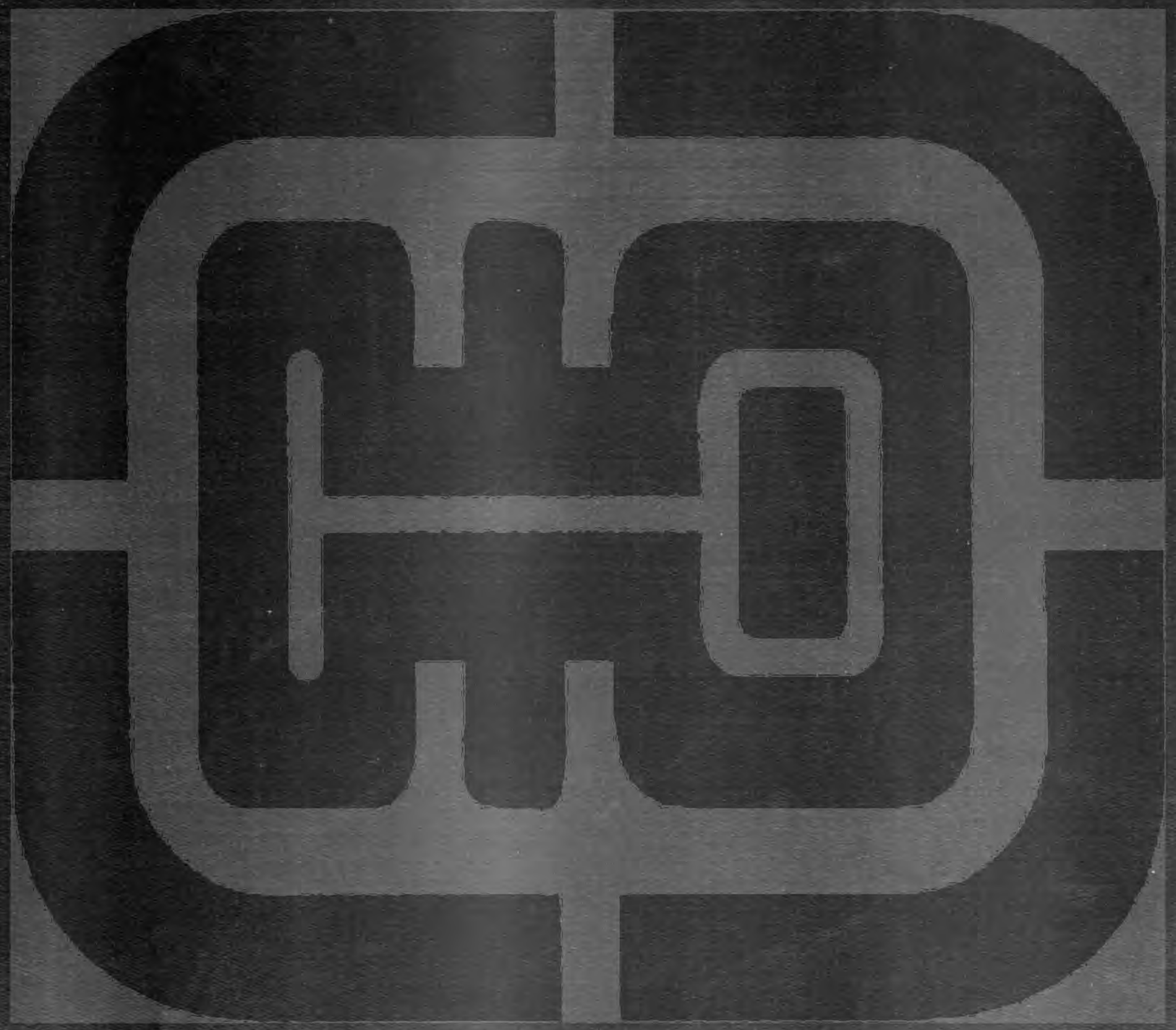
詔改元

史彌遠卒。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為已任。收召賢才。擢之朝廷。下詔改明年紀元端平

以洪咨夔王遂為監察御史

帝親政五日。即召咨夔為禮部員外郎。入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納之。翌日與王遂並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因上疏乞權歸人主。政出中書。以致平治之道。且劾資政殿學士袁韶。仇視善類。詔附史彌遠。詔奪韶祠祿。又論趙善湘。鄭損。陳

晊納賂史彌遠。怙勢肆姦。失江淮荆襄蜀漢人心。罪狀顯著。詔善湘有討李全功。特寢免。晊損皆落職

薛極免

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附史彌遠最親用事。時人謂之四木